

最初接觸釋放醫治禱告服侍(Healing & Deliverance prayer ministry), 是在與牧師談及自己的抑鬱經歷時: 以前我常覺得自己不是經常能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緒, 所以無法擔起事奉, 就算有不少人鼓勵我, 稱讚我事奉的表現, 我常害怕自己會破壞事工。我當時用猶大來比喻自己: 如果越接近主耶穌, 就只會越傷害主耶穌; 倒不如保持距離, 不會犯下大錯。我比喻好像有一隻惡魔住在自己心內, 破壞我與其他人的關係, 我時常要跟他搏鬥。牧師問我是否願意接受釋放醫治的禱告服侍。這是我第一次接觸, 了解這事工。我把這邀請放在心裏。過了一段時間, 太太因為想在事奉前潔淨自己, 希望牧師為她抹油禱告。牧師在為我太太禱告的過程中, 懷疑有靈在她心裏影響她, 所以為她安排釋放醫治。

在太太的第一次釋放醫治過程中, 我發現禱告的牧師和師母們很快就找出影響她心理的核心問題。我即時知道這是聖靈在動工, 因為若沒有聖靈幫助, 單憑心理輔導是不可能在這麼短短的時間內準確地找到深層的問題。

在太太完成了第一次釋放醫治後, 牧師也再次邀請我接受釋放醫治。當時我立刻拒絕, 因為我知道過程中要在牧師面前認罪, 而我有太多自覺很羞恥的罪是沒有人知道的。我不想給牧師知道, 更加不想我的太太知道。當時我認為這會危害我們的婚姻關係, 所以我考慮之後, 致電牧師並拒絕接受禱告服侍: 我說我不會在人面前認罪, 若要我認罪, 我知道我一定會說謊。當時牧師解釋只需順著聖靈的引導說出自己的罪來, 未必是每一罪都要曝光。他這番說話其實說服不到我, 但當他提到要順服神, 「順服」這兩個字在我耳邊響起時, 耶穌受苦的形象突然在我腦海中出現, 像是藝術油畫畫像。當這個影象消失時, 我心裏有個意念(相信是聖靈向我說話): “耶穌向前走了, 你追上去跟隨祂吧。” 因為這一個意念的出現, 我就回答牧師說我會考慮一下。在思考過程中, 我想到主耶穌無辜的為罪人受羞辱, 而我要面對的只是我應得的羞恥, 這比起耶穌所受的, 算得是什麼? 我如果連自己都不能面對, 我還怎能跟隨耶穌? 如果我信神真的存在, 我也相信祂一直帶領我走到這地步, 難道祂最後會棄絕我, 甚至破壞我的婚姻嗎? 我不是一直都相信神會赦罪, 會保守我的婚姻嗎? 這些問題反覆在我內心出現。最後, 我認為如果我所相信的神是真的, 祂必定有美好的旨意; 無論在任何境況, 祂仍然會拯救我。我從來未試過真的離開自己的安全網, 踏出信心的一步; 這次是我最真誠並勇敢地面對自己信仰的一次。另一方面, 我看到我太太被釋放後的改變, 我不想糟蹋神在她生命中的工作, 所以我答應接受釋放醫治的禱告服侍。

我在接受釋放醫治之前, 禁食了一段日子, 並將自己需要認的罪全部寫出來交給為我祈禱的牧者們(這不是牧者的要求), 我相信這會省卻一些時間。

雖然我已經將我覺得羞恥的罪寫了出來, 到了見牧者時心頭的擔子仍然是很重。感受到我一直背負着這些罪, 沒有讓主耶穌來處理。

在釋放醫治的過程中, 神光照我埋在心深處的傷口。一些我以為自己不在意的過去, 原來一直在捆綁着我。我感受到神很在意我受過的傷害, 比我所犯的錯更在意。最後神醫治我過去的創傷, 使一些黑暗的過去變為光明。(神也給我勇氣去向太太訴說我的心底話, 與她彼此認罪和好)。在被神醫治後我整個人變得輕省了, 我真的可以讓主耶穌擔當我的罪。我感覺整個人被主耶穌更新了!

自此之後, 我對聖靈開放了, 對罪敏感了。當魔鬼來引誘和攻擊我時, 我可以奉主的名驅趕牠們。我也發現之前的抑鬱經歷, 很有可能就是魔鬼的攻擊。在被釋放醫治後, 遇到不安情緒, 我都可以奉主的名趕走牠。我慢慢開始分辨到聖靈及魔鬼的聲音, 我與神的關係因此變得更加密切。我與太太的關係也更加進深, 而且好像新婚一樣。

我和太太接受釋放醫治的禱告服侍至今已經兩年，雖然在這段期間還是會遇到不同的考驗，沒有一帆風順，但是主的恩典豐足夠用，引領我倆在成聖之路不斷前行。我和太太現在都有不同的事奉崗位，我們都繼續不斷尋求神的心意，讓祂帶領我們前面的道路。

【若有人在基督裏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。】(林後15:7)

願榮耀歸與三一全能真神!